

第一章 宮六小姐宮清曉

三月裡，桃花開了。

單一的紅。

近萬棵的桃花漫山遍野，漫過了清幽雅致的桃花寺，鬧紅的一片景致只見青瓦白牆隱隱約約，隱沒在盛開的花海之中，連片小小的綠葉都難得一見，彷彿置身幻海桃林。

桃花寺建寺已有百年，百年古剎略顯滄桑，郁郁蒼蒼的深幽是佛祖的禪意，整座山寺浸浴在煙霧繚繞處。

山高，寺高，位於頂峰的桃花寺長年香火不絕，不時有遊客、信眾不辭千里之遠而來，走上大半天才到寺中。

因為寺裡有一得道高僧一圓一大師，乃此寺住持，他每個月講經一次，坐無虛席，聲望不亞於國師，知天命，明天運，識鬼神，精通天文，心懷慈悲，廣濟眾人。但是他平時很少露面，除了講經日外，其他時日一概不見外人，想見他一面比進京面聖還難，有緣者方得見。

而上桃花寺只有一個規矩，不許乘轎、不許坐車，它只有一條能容兩人並行、沿著山壁直上的天梯，兩旁是深山野林不利通行，唯有靠步行一步一步往上走，以示入寺的誠心。

儘管如此，每年上山的百姓仍絡繹不絕，從不見少過，尤其是三、四月期間，更是遊人如織，多少文人雅客、故作風雅的讀書人，都會到此一遊，以桃花為名，賦詩一首。

桃花寺遠近馳名，尤其是桃花開時。

因此在山腳下天梯的起點，衍生了一種活兒，那就是掮夫，他們專幫人掮貨，讓香客走得輕省點，幾十個大漢來來回回的上山下山，生意興隆。

「小姐、小姐，妳跑慢點，小心摔倒了……」

萬紅叢中一點白，在萬花盛放的桃花林中，一隻小小的兔子……不，是一個毛茸茸、披著兔毛氅衣的小身影從林子的另一端跑來，身形有點……圓，跑起來左搖右晃。

看起來真像快跌倒了，那一雙肥肥的小短腿喲！還真是比豆腐長那麼一點，一跑一跑地活像正在移動的小球。

由遠而近，一身雪白的圓球現身，「呼、呼」的小嘴兒呼出一團霧狀白煙，林子裡徐徐微風吹散了她呼出的白霧，露出一雙比湖水還要明澈的杏色眼兒，白得透暫的小臉兒如桃瓣般紅通通，散發著一股天然自生的靈氣。

這是一個粉妝玉琢的小女娃，看得出在家頗受寵愛，那粉嫩嫩的面頰像剛凝結的脂油，一掐就能掐出滑手的水來，白細幼嫩，芙頰透光，與水裡撈起的玉人兒沒兩樣。

「快點、快點，走快點，慢吞吞的跟老牛拖車似的，老和尚只給我三天的時間，妳們誰耽擱了我跟誰過不去……」

嬌軟軟的嗓音帶了點甜糯的撒嬌，蜜一般的叫人心窩甜滋滋的，忍不住想嬌寵

她，捨不得喝斥。

「小姐，夫人說不可以對大師無禮，妳不能左一句老和尚，右一句老和尚稱呼圓一大師，太失禮了，有損名門閨秀之禮儀……」一名身量略高的黃衫丫鬟，頭上梳著兩個小包子髻，繫上同色細繩，繩子底下垂吊著對指甲片大小的鈴鐺。

服侍的小丫頭不比她家小姐年紀大多少，頂多兩、三歲吧！可是言行舉止像個小大人似的，一板一眼行事十分得體，才七、八歲就長得一副很嚴肅的樣子，看得出不常笑，凡事戰戰兢兢，把自家主子護得十足十，不容許出一丁點差錯。

她是夏梅，窮苦人家出身的孩子，四歲左右就因家裡窮到揭不開鍋而被紅著眼眶的雙親賣到宮家，賣的是活契，十五年契約，她一入府做的是燒柴、打水的粗活。也就是說，她一滿十九歲就能被放出府了，雖然年紀大了一些，但寧娶大家婢，不娶小門婦，以她大戶人家婢女的出身，還是能找個男人嫁，只要她別眼界過高，貪富鄙貧。

不過一開始時，也是因她簽的是活契的關係，她在府裡反而沒有出路，不受重用，誰會要一個心不在主家的婢女呢？不是終身契便有背主的可能。

所以她剛入府那一、兩年過得很艱辛，吃飯永遠是最後一個，有時還得餓肚子，這世上欺善怕惡、恃強凌弱的人比比皆是，以她無依無靠又卑微的身分，不欺負她還能欺負誰，別人不肯做的事全推給她，她不做不但沒飯吃，還會挨打。

一度，她以為自己會死在府裡某個陰暗小角落，連爹娘、兄弟姊妹的最後一面也見不著。

沒想到她會遇到小姐，宮府的六小姐宮清曉，庶出三房唯一的嫡出小姐，上有兩位兄長，下有一個孿生弟弟。

在夏梅身後跟著跑的是和夏梅同齡的春桃，春桃眼小嘴闊，上彎的嘴角像是隨時在笑似的，長得十分逗趣。

「老和尚說了，緣起緣滅，凡事隨心，世俗的稱謂只是表象，風來雲散，水起行舟，不用過於拘泥。妳呀妳，被紅塵俗事給拘束住了，要有大自在的佛心……」小白兔……不，白白嫩嫩的小粉團兒咧開兩排細白小米牙，一雙黑得湛亮的眸子閃著純真的憨然。

「小姐，妳還小，哪曉得什麼是大自在的佛心，夫人說小姐要有大家閨秀的樣子，不可以整日胡鬧嬉戲。」夫人的話要聽著。

宮清曉胖嫩的小手托住自己雙頰，睜著大眼。「夏梅，妳也只大我兩歲呀！而且妳家小姐我與佛有緣，悟性佳。」

她的意思是：妳怎麼這麼囉嗦呀！比我娘還嘮叨，妳沒瞧見妳的抬頭紋都長出來了嗎？快變成小老太婆了。

「小姐，妳走慢點，裙襬不可拉高，要小步慢行，不露出繡鞋……」夏梅話還沒說完，她家小姐月白色襦裙下襬已往腰上一塞，作勢要爬上花開得最燦爛的桃樹，嚇得她臉都白了，趕緊上前將小姐抱住。

「小姐，妳別嚇奴婢了，這事不是妳該做的，要是摔了擦破了皮，三老爺、三夫人還不心疼死。」

她也會嚇死。

「放手，我要爬樹。」軟綿綿的聲音甜甜糯糯地，像是野地裡現採的蜂蜜，濃得發稠。

「不行，太危險了。」夏梅抱著不放手，她怕一放開，生性好動的小姐一溜煙就溜上了樹。

宮府三房這對五歲的雙生子都是野猴子來著的，在他們娘親肚子裡時就不安分，推推打打的，讓三房夫人在孕期過得不舒坦，他們爹發狠地說等兩隻猴崽子一出生非狠狠揍一頓不可。

而一落地後更是爹娘的活債主呀！一下子這個病了，一下子那個發燒，放在一塊就互撓，拳打腳踢比力氣，分開來養又從早哭到晚，整座宅邸全是他倆響徹雲霄的哭聲。

等到六、七個月大能坐、會翻身了，要找他們得到床下找，兩姊弟不知怎麼翻的掉到床下，你疊我、我疊你的互咬腳指頭，然後又翻呀翻地有如兩顆滾動的球，叫人看得捧腹。

宮老太爺這一代沒有嫡女庶女，只有五個兒子，除了三房是庶出外，其餘大房、二房、四房、五房皆是嫡出。

由此可見老夫人的本事，在她的手段下，其他侍妾、姨娘連個孩子都蹦不出來，不是胎死腹中便是活不過三歲，她有得是能耐，叫滿府只有從她肚皮出來的親生子。

宮清曉的父親宮書謹是個意外，他生母柳姨娘有孕時老夫人並不知情，柳姨娘想留下這得之不易的孩子，假意犯事而被攆去三十里外的莊子，從此無人聞問。

這便是她要的結果，沒人關注才保得住孩子，母子倆的日子過得清苦些，好在無人迫害，倒也平平靜靜地過了十年。

一日，宮老太爺偕友到莊子野遊，這才發現此子竟與他有七分相似，細問之下才知是庶生之子。

從此兩母子的「好日子」結束了，宮書謹被宮老太爺帶回府中，即使宮老夫人再不情願還是讓庶子入了籍，上了祖譜，成為唯一的漏網之魚，也是她多年來的心頭之恨。

而宮清曉和宮明沅這對一模一樣的雙生子一出生，隨即擄獲了所有人心，就連看三房不順眼的宮老夫人也歇了折辱庶子、庶媳的心，不時讓人抱這雙活寶兒到跟前逗趣。

不過等他們會跑、會跳之後，那簡直是一連串的災難來臨，兩位小祖宗皮得無法無天，比誰較頑劣似的讓他們的爹娘頭痛不已，常常哭笑不得又無可奈何，連連嘆息。

只有大人想不到的，沒有他們做不出的，往往前腳才挨罰，後腳又把屋頂掀了，叫人全然沒轍。

「夏梅，摘花。」宮清曉神情無邪的指著開得正豔的桃花。

「小姐，奴婢來就好，妳在底下等著，奴婢摘滿一籃子就交給小姐。」要上樹？

免談！

「三個人一起摘比較快。」她很固執的嘟起粉色小嘴。

春桃拉下開滿桃花的桃枝，眼笑眉也笑的道：「小姐，奴婢幫妳壓著樹枝，妳快摘。」

宮清曉抬起清潤小臉，眼中飛快的閃過一絲與年齡不符的無奈。「光我一個人摘，那妳呢？」

原本有三個人可以一起動手摘花，如今少了一份勞力，這傻妞知不知道她根本是多此一舉。

「啊！奴婢……呃，奴婢用另一隻手摘。」春桃一手拉花枝，一手伸直摘花，模樣相當滑稽。

她傻不愣登的，還以為能一心多用，誰知反而顧此失彼，摘了花兒便拉不住枝條，扯了枝梗也沒法好好摘花，她雙腳踮呀踮的採不到花，急得都冒出一頭汗來了。

「夏梅，妳去找小和尚借梯子，我就在矮枝下摘花，保證不爬樹，妳信我一回。」

哎呀！有兩個死腦筋又不開竅的丫頭，她到底是幸還是不幸，還得花工夫雕琢雕琢。

抿著唇的夏梅猶豫了老半天，這才邊走邊回頭的向路過的光頭小師父借了長梯，一僧一俗合力抬著梯子往桃林深處走去。

花開滿樹，濃香繽紛，一朵挨著一朵的桃花濃密得摘也摘不完，三個女娃手挽三只船型籃籃，頭仰得高高地，腰伸直，手伸長，賣力的採著鮮豔的花兒。

看著春桃、夏梅上上下下的爬梯子，只能在底下看丫頭摘花的宮清曉看得很眼饑，她蠢蠢欲動地想趁兩人沒注意時蹬上有兩個她高的長梯，骨碌碌的清亮大眼轉得飛快。

「不行，小姐。」

宮清曉才一動，盯她盯得很緊的夏梅眼尖的閃身一擋，絕不讓她靠近梯子半步。

小計謀沒得逞，一點也不失望的宮清曉笑得好甜的扯拉丫頭的袖子。「我只踩一階就好，不爬高。」

「不行，奴婢不能讓妳胡鬧。」要是摔著了，老爺、夫人會罰她月銀，幾個少爺也會狠狠地教訓她。

身為庶出三房，在一群嫡出的兄弟當中，三老爺的處境相當難堪，不只不受寵還是當家主母越看越心煩的眼中釘，恨不得拔之為快，絕不允許他快活，分薄了她孩子的家產。

所以三房是宮家五房中最窮的一房，家中銀兩加一加竟不到百兩，連給兒子們買點好一些的文房四寶也買不起，窮困得令人鼻酸。

而宮家並不窮，更可說是富甲一方的名門，大房、二房、四房、五房一個月的開銷足夠三房花用三年，宮老夫人就苛待三房，無所不用其極的逼壓，讓三房出不了頭。

不過有時危機也是轉機，讓人在逆境中反而生存得更好。

宮清曉三歲時，大伯父宮書錚入京為官，祖父也受皇上賞識而入了內閣當起三品

大學士，二伯父也中了舉，分發到外地當知縣，四叔、五叔入國子監就讀，宮府舉家遷居天子腳下，四房人口百來人浩浩蕩蕩向京城出發，大有就此定居之勢。三房被留下來了。

名義上說得很好聽，總要留一房人看守老家，為祖先上上燭油，每逢初一、十五到廟裡添點香油錢，護佑一家人平安，然後收收租，把租出去的十來間鋪子和幾百畝田地的租金每半年往京裡送一回。

顯而易見的，宮老夫人根本不想三房跟著上京，像打發乞丐似的把庶子當管事用，只讓他擔著差事的責任而不給他銀子，臨走前讓身邊的郭嬤嬤給他一百五十兩，說是一府人一年的嚼用。

雖說帶走的僕婢不少，但留下來看家的下人也有二、三十人，一百五十兩絕對不夠用，宮老夫人這心肝狠得很，存心要熬死三房，讓他們一輩子都出不了頭，只能卑微的、苦哈哈的仰人鼻息，靠她的施捨才有一口飯吃。

可是一輩子算計的宮老夫人這一回卻算計錯了，她這一座令人喘不過氣的山一搬開，三房的日子反而好過了，如魚得水的自由遨遊，一吐昔日無法放開手腳施展身手的悶氣。

宮三夫人溫氏娘家是開米鋪的，以世人眼光門第不算太好，士農工商，商人排在最末，一向為名門世家看不起，以宮老夫人不待見庶子的狀況看來，擇這門媳婦也不算令人意外。

當初溫氏的陪嫁有兩間鋪子和一處帶有三十畝地的小莊子，宮老夫人還在老家時，三房不敢明目張膽的動用，只以極低微的租金給相熟之人，對外宣稱收入極微，避免被宮老夫人假借名目強行納入公中，自家一文也得不到。

待到幾房人一走，兩夫妻立即把鋪子收回，一間開了米鋪，直接從娘家以低於市價一成的成本價進貨，另一間是藥材鋪，不怕累的宮書錚到藥材產地收貨，成本又降了一些。如此過了一年，兩間鋪子的收益大為可觀，財源滾滾。

雖說還是不能和嫡出的房頭相比較，可不能否認的，少了宮老夫人這座大山鎮壓，三房這兩年漸漸富裕起來，不再是往年苦兮兮的窮樣子了，慢慢積累下來也有幾千兩銀子的家底。

宮老夫人一定想不到她刻意壓制的三房會有今日的光景，她以為不給他們銀兩便蹦不出個天，還刻薄的把每一間鋪子的租金都算得分文不差，一兩銀子不少地要全部上繳。

她就是不留銀子給三房，連莊稼也精算得沒半點好處可得，三房純粹是做白工，比個看門的管事還不如，人家管事還有幾兩月銀可拿，而三房是兩袖清風，光幹活不吃糧。

「是呀！小姐，梯子太高，妳腿太短，爬高的活兒就讓奴婢和夏梅來做，妳幫著提籃子就好。」摘滿一籃桃花的春桃一蹦一跳的跳過來，神情快活的像玩得正歡的小狗。

這才剛開始，她當然玩得很開心，哪個姐兒不愛花，無關年紀大小，可是到了明天她就知道了，再也笑不出來，因為一直舉高的雙臂會痠得不像自己的，一動就

痠痛。

「妳們欺負人。」她的腿哪裡短了，分明是溫泉洗凝脂的小春筍，又白又嫩，日後一定又直又長。

見她小嘴微噘，兩個小丫頭好聲好氣的輕哄，「小姐，妳別忘了圓一大師只給了我們三天，妳要不快點摘，三天很快就過去了，妳想要收集桃花花瓣只能撿拾掉落地面的。」

「就是呀！小姐，妳好不容易才贏了圓一大師一回，要是不趕緊把花摘一摘，萬一大師反悔怎麼辦？他可是特意為小姐封了後山這片桃林三天，妳可別由著性子來。」

誰說和尚不打诳語、不出爾反爾，他們村裡的化緣和尚還會喝花酒呢。

春桃是家生子，但她幼時是被寄養住在莊子附近小村落的表舅家裡，四歲多快五歲時才被在廚房幹活的親娘帶進府。

當時府裡的六小姐要挑伺候的丫頭，長相平凡又笨拙的她被老管家挑中，送往三房服侍。

這也是拜宮老夫人不在所賜，要不她根本不願為三房進人，讓他們活得像下人一樣，凡事親力親為，連做件衣服、繡個花也要溫氏自個兒動手，給小姐、少爺們配個小廝、丫頭是想都不要想，有個老嬤嬤幫襯已是天大的開恩。

所以三房四個孩子年紀大了後都沒有奶娘，最多餵到七個月大就一個個遣散了，不像嫡出的孫字輩個個有四個大丫頭、八個二等丫頭、十六個三等和粗使丫頭，另外嬤嬤、粗使婆子若干。

在宮府，庶出始終低人一等，身分只比下人高一些，在心小眼窄的宮老夫人把持中饋下，庶子更是毫無分量，輕易地被人忽視，若非宮老太爺的堅持，宮老夫人連祠堂拜祭都不讓庶子進。

「妳們小姐我很乖的，比小兔子還乖順，妳們怎麼能歪曲我的品性。不爬就不爬，當我稀罕呀！春桃，籃子裡的桃花滿了，妳拿回禪房倒入布縫的袋子裡，要小心點倒，不要擠壓到花瓣，花碎了不好釀。」宮清曉奶聲奶氣的指使。

「是。」春桃見籃子滿了，又把小姐籃子裡的花倒入夏梅摘了大半籃子桃花的籃籃，湊滿一籃，一手一只籃子往回走。花瓣不重，身形瘦長的她提來輕快，走得也快。

走了一個，只剩一個。

「夏梅，妳看左邊的桃花開得特別好看，妳快把它們全摘下來，太開的我不要，只要摘半開和初綻的那一種……啊……對對對，就是那一枝，紅得好豔麗，像我娘親抹的口脂……」

她邊說邊偷偷攀上梯沿，小短腿吃力的踩上她腰高的橫梯，一橫一橫的踩腳有她半條腿寬長。

終於到了梯子頂端，手一伸—

啊！摘到了，誰敢再偷笑我腿短來著

站在梯子高處的小人兒十分歡快的採著桃花，她肉肉的小手真很小很小，人家一

次能摘個三、五朵花，她白嫩的手兒一張開就只能包住一朵花兒，所以摘起花來很慢很慢。

可是即便如此，她還是摘得很愉快，刻刻眉開眼笑。

年紀才五歲的宮清曉其實心智並不小，她是胎穿的現代人，有記憶時已在娘胎裡六、七個月，那時四周黑漆漆地，伸手不見五指，她非常害怕的抱著身體，一動也不敢動。

後來她發現小小的空間並不只她一人，有隻小小的手不時拉拉她的腳、扯扯她的手，一有人相陪，她就不怕了，安心的注意起外面的世界。

她聽得見爹娘的聲音，還有哥哥們歡喜的笑聲，有時她聽得很清楚，就會動動手腳和他們互動，有時聽得模糊便打打哈欠，在羊水的包圍下，她睡的時間比清醒的時間長。

出生之時，她被身後的那一個踢著往下墜，彷彿是經過一條很擠很擠的滑水隧道，把她的臉都擠壓變形了，在滑出隧道口那一刻她重見天日，忍不住哇哇大叫出聲。

他們以為她在哭，其實她是大喘氣，憋了好幾個月了，再一次看見明亮的光線，怎麼叫她不興奮莫名，手舞足蹈的迎接自己的新生，她再世為人，變成一個只會嬰兒稚語的小娃娃。

「哇！還是站高點才看得遠，遠方的風景，處處是灼灼嫵媚……」摘著花的宮清曉還能分心欣賞四周的景致，一片掉落的桃花花瓣拂過她玉頰，她咯咯笑的伸出小粉舌一舔。

聽到清脆悅耳的笑聲，在底下摘花的夏梅倏地一抬頭，當下嚇得面無血色，扔下籃子往梯子下跑。

「小姐，妳快下來，上頭危險……」小姐幾時上梯的，她怎麼沒發覺？太不應該了。

「不下來，我摘花。」她在上面招手，用裙兜盛花。

「小姐，我的好小姐，妳別嚇奴婢了，妳……妳捉牢呀！不要放手，奴婢上去救妳……」梯子不大，多站一個人就會搖搖晃晃，夏梅捉著梯子兩側，一腳往上提一「不許上來，我在這裡視野很好，妳不准來跟我擠。」風吹在臉上好舒服，涼涼地，又有細細的花粉。

上萬株的桃花一起開放，那美景是無法以言語形容，一整片的紅似在燃燒，讓人看了心頭既沸騰又讚嘆，綿延不斷的桃花令人彷彿身在仙境，飄飄然。

「小姐……」不上不下的僵住，滿面焦色的夏梅心急不已，她怕一不留心就讓小姐掉下來。

「別再小姐小姐的喊了，我是桃花林之主……」宮清曉有些得意忘形的張開手，兩手大張迎向滿片豔紅的桃花林，天地間恍若只有她獨占這份美景，再無他人爭搶。

驀地，她眼睛一眨，不確定地用小肥手揉揉眼皮。

再睜目，一瞧—

咦，那是個人嗎？

第二章 幫我採桃花

桃花樹下，一抹棗紅色影子忽隱忽現，疏影枝條間，面如冠玉的少年臉龐映入眼中，人面與桃花相映紅，竟分不出是人好看，還是花靚人，看著看著宮清曉都傻眼了，直嘆：人比花美……

「小哥哥，你是神仙嗎？」

情不自禁地，她兩隻圓呼呼的小胖手圈在小口上，朝不遠處的紅衣少年高喊，她墨髮杏瞳，一身月白衣裳，在滿山的亂紅中非常顯眼，讓人一眼就能看見萬紅中一點白。

少年微瞇起眼，朝她多看了一眼。

「小哥哥，你別走，陪小小摘花，我摘最好看的花送給你。」真是小美男，美得讓桃花都遜色。

宮清曉另一世的名字叫宮曉曉，當她爹憐愛萬分的抱起她喊起小名，她還以為他喊的是「曉曉」，嚇了一大跳，以為胎穿的身分被揭穿，直到年歲漸長才知此「小」非彼「曉」。

宮書謹很寵女兒，簡直當心肝肉來疼，打破抱孫不抱子的慣例，每回一回府的第一件事便是回屋子抱女兒，又親又蹭的生恐少看一眼，而三個親生兒子嘛！那跟地上的泥沒兩樣，愛理不理。

「小姐，妳在喊什麼？那裡沒人。」聽著小姐喊人，聽多了山魈鬼魅傳說的夏梅膽兒一顫。

因為站的角度不同，加上有參差不齊的樹木擋住視線，本來就視力不佳的小丫頭看不見另一個人影，剎時渾身生懼。

天生膽小，怕鬼。

宮清曉沒理丫頭，繼續喊話。「小哥哥，你怎麼長得這麼好看，你的臉是畫上去的嗎？」

畫？少年很倨傲的冷瞪她一眼，覺得這女娃話很多。

「畫臉、畫皮、畫朵花，小哥哥，你人比花嬌哩！滿山的桃花都不及你淺淺酒窩一笑。」看風景，賞美人，今兒個真是賺到了，她的運氣真好，嘻！有燒香，有保佑。

我沒有酒窩，抿著唇的少年不悅的一瞪眼。

「小哥哥，你瞪人的樣子也很好看，像畫中走出的謫仙般，小哥哥是桃花仙嗎？」她越逗他越有樂趣，小米牙嘻嘻的直笑，白白胖胖的小手捂著小嘴兒，水煙繚繞似的眼兒亮得有如秋天的湖水，澄澈澈地，不染輕嵐。

無聊。他的眼睛這麼說的，一轉身揮動棗紅色大氅。

一見他要離去，心一急的宮清曉忘了自己站在梯子上，兩臂往前一伸，大喊，「小哥哥別走，陪我玩……啊一」

完了，綠豆落地變紅豆。

「小姐，不一」

嚇傻的夏梅想去當個墊背的，忠心為主沒有二話，可是緊要關頭卻像雙腳紮了根，一步也跨不過去。

咻地，一陣風掃過，她的面前多了一個美得不像話的小公子，一身矜貴氣勢，眉目如畫。

這……這是人是鬼，還是林中的妖魅？

她被震驚住了。

「好險、好險，有驚無險，我以為要摔個面目全非。」有嚇到但嚇得不重的宮清曉輕拍胸口壓壓驚。

「笨手笨腳。」少年的聲音如草原的風，乾淨清爽。

她當沒聽見那句笨手笨腳，銀盤臉笑得甜蜜蜜。「小哥哥，你那是輕功嗎？好厲害喲！你會飛呢！」

被人亂崇拜一通的讚美，少年的耳根有些微紅。「才不厲害，我的輕功沒有大哥、二哥好，他們一蹦一跳有丈遠。」

宮清曉搖著小腦袋瓜子，目露叫人招架不住的嚮往。「你已經是神仙了，還要多強？我都飛不起來。」

「妳太胖了。」他捏捏她的臉，觸手的手感讓他捨不得放開，肉肉的，很好捏，嫩得像剛蒸好的白玉糕。

她一聽，腮幫子一鼓。「我不胖，等我長大了就抽身條，我會纖細如柳，婀娜娉婷，如出水芙蓉。」

「但妳現在就是胖。」少年故意氣她，其實他喜歡看她氣呼呼的樣子，像一隻瞪圓眼的小兔子。

「這叫白胖可愛，最討喜的長相，大家都說這是福氣。」

和孿生弟弟一比，她似乎是圓潤了一些。

因為年紀尚小，宮清曉和宮明沅這對雙生子在外表上的差別不大，幾乎可以說是一模一樣，一般的高矮，胖瘦也差不到哪兒去，穿上相似的衣服根本認不出誰是誰。

只不過宮清曉多了一世的記憶比較愛美，盡量不讓自己曬黑，而宮明沅是男孩子不怕曬，在日頭底下跑來跑去，皮膚略黑，兩人的差別在於膚色，一白裡透紅，一小麥肌陽光。

而白顯胖，黑顯瘦，在兩人身形相仿的情況下，弟弟的外表看來是比姊姊瘦了一點點。

「胖的人叫福氣。」他又捏了她的臉一下，證實她確實有肉。

聽出他話中的取笑，宮清曉立即「天真無邪」的還以顏色。「嗯，小哥哥美得天怒人怨，你該掛在牆上當幅畫，我每天給你上三炷香，當你是神仙來拜……」

聞言，他臉黑了一半，聲音一惡，「我還沒死，用不著拜。」

少年出身武將家族，最忌諱這個「死」字，刀槍無眼，一上了戰場就拚了個你死我活，為建功立業付出的是無數人的鮮血。

「神仙也是不死身呀！延壽萬萬年。」她舉起小胖手，故意朝他一拜，紅紅的小

嘴兒喊了聲，「小神仙。」

「活那麼久要幹什麼？」周遭的人都死了，一個人獨活有什麼意思？他不屑的輕嗤。

此時的少年不知道長壽有多好，在數年之後，他才曉得人要多活幾年有多麼困難，他一個個失去身邊最親近的人。

她一臉不解的眨著眼，「活得長才能做很多的事情呀！譬如打兒子，罵孫子，大罵不肖子孫。」

一聽她怪誕的胡話，俊美如畫的小兒郎眼角一抽。「妳就這麼點出息，不想夫賢子孝？」

「我祖母就是這樣呀！她一見到我父親就橫眉豎目的，不是罵他不孝便是叫他走遠點，少來礙她的眼，如果我娘也在場，她一併罵上不肖子媳。」那個活力十足的老虔婆。

宮清曉很喜歡疼她、寵她的爹娘，而對心有偏頗的祖母雖是不恨，但也無法當她是親祖母看待。

要善待丈夫和別的女人生的孩子真的有點難度，沒有女人不善妒，不管她愛不愛自己的丈夫，女人要的是掌控，而不是分寵的威脅，誰跟她搶她跟誰紅眼，誓不兩立。

「……」這是誰家的娃兒，傻到沒邊。

少年不想推開她，手改成揉她髮，心生憐憫。大戶人家誰家沒幾件見不得人的糟心事，她家並不安樂。

聽到她說的話，他想到自家那些說不得的煩心事，祖父尚在，二叔父就吵著要分家，還想變賣祖產和祭田，趁他爹戍守邊境時分走大半的家產，只留個空殼子給大房。

他的大哥、二哥如今都在邊關鎮守，雖長他沒幾歲，卻已有少年將軍之美稱，聲名遠播。

「小哥哥，你教我輕功好不好？」要是她也能飛來飛去該有多神氣，一腳踹飛老在她面前炫耀他會騎馬的弟弟。

宮明沅騎的是小牝馬，此回到桃花寺上香，要在寺裡齋戒三天，原本他也要來的，可是一看他大哥宮明湛騎在馬上的樣子很威風，他便吵著要兄長帶他到郊外跑馬。

雙胞胎其實很不相似，各有各的偏好。

輕功？「妳太胖了，快起來，別壓斷我的腰骨。」

他自己都練不好，拿什麼教人？

又說她胖，宮清曉不快的往他肚皮重重一坐。「我不胖，小哥哥看錯了，我身輕如燕。」

「身輕如燕？」他嗤的一笑。「妳跟豬比嗎？」

「豬會飛嗎？」一在天，一在地。

他一噎，好像回答是或不是都不對。

豬會飛，那就承認他是一頭會飛的豬。

反之，豬飛不起來，他不是正沉著嘛！被一隻不輕的小兔子壓著，橫豎他和豬成了親戚。

「不過我要謝謝小哥哥救了我，要不是你飛身一撲我就摔慘了，你真的是個好人。」宮清曉是感恩的人，她緩緩移開小小的身軀，讓被她壓在下面的少年能起身。

少年不禁誇，一被誇獎，他面皮薄得又臉紅了，惡聲惡氣的掩飾報意。「以後別爬梯子，小心摔死妳！」

她一吐小舌，模樣調皮。「那是意外，我一向很穩重……」

一說「穩重」，少年嗤笑地拍拍個矮的她頭頂。「再墊十塊豆腐也不穩，妳倒符合一個『重』字。」

變相的說她胖，人美口賤，實在是……算了，原諒他的有眼無珠，皮相長得好，旁的事便不成事了。「小哥哥，幫我摘花吧！我們把後山的桃花都給摘了。」

他不搖頭也不點頭，神色如一塊正待雕琢的白玉，有玉的光華卻無玉的圓潤。「妳摘花幹麼？」

「釀酒。」

「釀酒。」他露出狐疑的表情，好似聽錯了。

宮清曉得意洋洋的仰起小巧鼻頭。「是我釀的喔！我釀的桃花酒連我爹喝過都讚不絕口。」

「妳會釀酒？」少年一臉懷疑，全然不信。

任誰都不相信一個沒酒缸高的五歲娃兒會釀酒，而且是能喝的那種酒，說是玩泥巴還比較能叫人信服。

「小哥哥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別看我小就當我什麼也不會，悟道不在年齡，而在通竅，我靈智是比別人早開通了一點，天生有釀酒的才華。」清澈的眼兒閃了又閃，活脫脫是求讚美的小松鼠。

「妳……」他想說幾句貶低人的惡語，可是話到嘴邊卻成了無聲的好笑，他都幾歲了，還跟個站起來只到他腰高的小丫頭計較個長短不可。

「小小，妳又淘氣了是不是？」似水的柔美嗓音輕輕揚起，如十里楊柳拂過江水邊。

「娘。」看到清美的身影走近，宮清曉嬌憨的跑了過去，一把抱住她生性溫婉又嬌妍的娘親。

「妳真想把整片山林的桃花都摘光了？做人不可太貪心……」

宮清曉未穿越之前，是南部某所餐飲大學的三年級學生，那時電視上常有一些美食料理節目，她一時心生嚮往便去報考了，完全沒考慮到自己的廚藝有多糟糕，到了毒死人的地步。

事實證明她的確不是做料理的料，三年來的中餐料理課程慘不忍睹，考了七次才考上丙級執照，乙級則遙遙無期，幾乎是奢望，教過她的老師都希望她放棄，改考其他科目。

可是她在調酒和糕餅上卻出人意料的出色，連連拿下多屆國際調酒獎項，製作的甜點也大受好評，開創了她人生的另一個視野，也拯救了一個眾人所以為的料理廢柴，擁有新的春天。

因為她在酒方面的天分，所以學校會在每年的寒暑假安排她到國外的酒莊打工，讓她實地了解果實的栽種和熟成過程，以及酒的做法和釀造，讓她學以致用。雖然時間不長，但基本的釀酒工序她都操作過，回國後又到造酒工廠參觀，花工夫去學習，並試著親自釀製、改良配方。

大三時的她還不是正式的釀酒師傅，可是她釀出的酒已不亞於有二十年釀酒功力的老師傅，釀出來的酒醇厚有勁道，入喉濃郁。

那一年老師帶著他們一班十五個學生到法國參加世界美食大展，他們純粹是考察並未參賽，美食大展歷時七天，有一百多個國家出賽，展出近一千種各地美食。只是才過了三天，比賽會場竟被恐怖分子安裝炸彈，坐在最前排的學生無一倖免，爆炸的火花朝他們一行人襲來，還來不及喊救命，大部分的人當場肢離破碎，死無全屍。

宮清曉對再來一次的生命很珍惜，她知道自己的骨子裡是做不來一板一眼的古人，所以她很小心翼翼的適應，十分謹慎的去學習，不透露出一絲異於常人的天分，盡量當個只會吃、只會玩的孩子，笨拙中帶點小慧黠。

好在她有個範本可供參考，那就是她的雙生弟弟。

而她在忍了四年之後終於忍不住了，在大房、二房、四房、五房搬到京城後，她就盯上大房院子裡那三株桃花樹，她想釀桃花酒，懷念那陳放的酒香。

一開始她也不敢放開手腳的去做，只用孩子般的天真去收集掉落一地的桃花花瓣，以玩的方式將蒸過、晾曬過的花瓣放入閒置不用的大甕中，用她學過的工序一一進行釀酒的步驟，最後甕口泥封，擱置在陰涼酒窖裡便不再去理它。

去年臘冬，她故作不經意地在爹娘面前提起她釀了一甕酒，爹娘笑笑地當是孩子的玩耍並不在意，但拗不過女兒的癡纏，他們抱著會喝到酸酒的心態答應一嚐，不想讓女兒傷心，可見有多溺愛她。

一家人真把家裡唯一的女娃當心頭肉來疼，不管她做了多胡鬧的事情仍一味的寵溺，不會多加責備。

沒想到酒一入口，每個人都怔住了，難以置信地又多品了兩口，以為會是酸的，卻是帶著桃花香氣的醇酒，酒味初時很淡，越飲後勁直衝腦門，身子慢慢熱了起來。

「娘，我讓小哥哥幫我摘桃花，妳說好不好？」越多人幫忙就能摘到越多的桃花，她才好多釀幾缸酒。

溫氏笑著輕擰女兒的小鼻子。「妳不是答應圓一大師不假他人，全靠一己之力，不老實的孩子沒糖吃。」

「娘，我是跟老和尚說不讓親人家眷和香客幫手，小哥哥你是香客嗎？」老和尚許了她帶兩個丫頭幫著，不然依她的身高，花都謝了也摘不滿一布袋。

宮清曉恨起她的個子矮，想快快長大，若能多個幾歲，她想做的事可多著呢！不

用處處掩著、遮著，怕人發現異狀。

沒答應幫她摘花的少年被她的話一糊弄，他的重點放在「香客」上頭，不自覺地搖頭。「這位夫人，我不是香客，只是聽聞桃花寺的桃花已然盛開，故而前來一賞。」

他是來看桃花的，燒香拜佛什麼的全然不感興趣。

聞言，溫氏面上和善地一笑，「真是麻煩你了，小女向來頑劣，都是被我們給寵壞的，想做什麼就做什麼，我和她爹為了她的胡鬧可頭痛得很。」

「呃，不會，令嬪沒那麼淘氣……」等等，他是不是應允什麼，好像有哪裡不對勁了。

急著離開的少年被這對母女轉暈了頭，他原本就沒想過要逗留，可是笑臉迎人的夫人一出現，他就有點走不開了，感覺他給自己挖了個深坑，一轉身嘆通一聲掉下洞。

「你真客氣了，我家這丫頭打小就調皮，連她爹都管不住，兩個哥哥又護得緊，她若煩你了，千萬不要忍著別說，我罰她多寫兩篇大字。」女兒就是坐不住，跟個男孩子似的。

溫氏話裡話外都是對女兒的疼愛，她最重的責罰也只是寫幾個字而已，可光是罰寫也夠她心疼老半天了。

宮清曉就是好命，挑對人家投胎，在連生了兩個循規蹈矩的兒子後，沒有生子壓力的三房盼的是貼心的小棉襖，然後她在眾所期盼中很光芒四射的誕生了。

「夫人，令嬪很聰慧……」總不能當人家親娘的面說：是，妳家千金真的很頑皮，連梯子都敢爬，簡直膽大到沒邊了。

少年的表情有一絲不自在，以眼角偷觀提著空籃子的小矮子。

「娘，妳不要再叨叨唸唸了，我們的時間有限，妳不要害我們採不到可以釀一百罈酒的桃花瓣。」花呀！花呀！等我來採。

溫氏失笑的撫撫女兒紮成鬏的髮。「小小未免太貪心了，妳爹可是只準備二十個空罈子，妳摘多了也沒處擱。」

「娘別小看我了，妳叫爹多買幾十個空罈，咱們家日後要發達就要靠我這些酒了。」她小脖子一仰，志氣比天高。

「好，娘就等著妳帶我們發家，等賺了錢給妳攢嫁妝，打紫檀拔步床，做嫁妝臺。」她帶著笑意的打趣，逗女兒開懷。

做妝臺是早了些，可是看到女兒天真的笑臉，她在心裡已在為女兒的將來做打算，寧可自個兒過得侷促點，也要女兒嫁得風風光光，絕不讓她比嫡出幾房的小姐差到哪去。

為兒女費心是每一個為人父母的心意，他們寧願自己受苦也不想讓孩子吃苦，無私的情懷全為了孩子。

「小哥哥，摘花去。」看著快和大哥一樣高的個頭，宮清曉笑得眼瞇瞇，滿臉是說不出的滿意。

「等一下，我沒說……」

一隻軟綿綿的小手牽上他的三根手指頭，少年就懵了，被拉著走。

「你個高，摘這一棵，不用全部摘完，留一些長果，等到了六月我再來跟老和尚要果子吃。」她還想著做醋，也許能用李子、梅子試試，養顏美容的果子醋多喝對身體有益，能平衡體內的酸鹼值。

「我不……」一只空籃子往手上一塞，面上一黑的少年就什麼話也說不出了，他表情是僵硬的，實在很不明白他只不過到桃花寺一遊，怎會被個自來熟的小兔兒給纏上。

這是他人寺未拜佛的報應嗎？

看著兩顆亮晶晶的黑玉瞳眸直瞅著他瞧，少年的腦中忽地一麻，他想，待會兒隨便摘幾朵花敷衍，等那丫頭沒注意時就趕緊溜走，他可不想一整天耗在小姑娘的無聊小事上。

可是，他發現自己居然走不掉，這個叫小小的纏人精連後腦杓都長了一雙盯梢的眼，他只要一有不妥動作，泛著水色的眼兒溜地一轉，一聲「小哥哥」就把他給困住了。

「小哥哥，你姓什麼？」

「玄。」

「你家有幾個人？」

「爹、娘，大哥、二哥，還有幾個叔父和堂兄弟。」遇到囁喳如麻雀的小麻煩精，少年很認命的回答。

「玄哥哥，你沒有妹妹嗎？」宮清曉指使他摘哪裡的花，笑容甜美得簡直可以讓人溺死在裡頭。

「沒有。」他討厭愛哭的女娃兒，一不順心就哭哭啼啼地，兩眼淚汪汪的告狀，他一看就煩心。

「我當你妹妹好不好？」多一個哥哥疼，多好呀！

「……可以不要嗎？」他說得很嫌棄，看人的眼神是斜的，很勉強的看了她一眼。

「為什麼不要？像我這樣可愛又貼心的妹妹上哪找，你是撞大運了，得神佛保佑，今生有幸遇到我這個大福星，你是沾了我的福氣要大富大貴了，從此一飛沖天，如入雲霄……」

對於宮清曉的自吹自擂，兩個丫頭春桃、夏梅捂著嘴兒，她們小姐最大的本事是把人逼瘋。

「妳還想讓我幫妳摘花嗎？」少年很不耐煩的雙臂環胸，一腳踩在桃枝上，將其壓低。

「玄哥哥，你可以再踩低一點嗎？我快摘到了。」宮清曉努力的踮起腳尖，要採他腳尖壓下的桃花。

「妳……」他惱了，又有些氣不順，很想把那張肉肉的小臉捏成扁平臉，五官最好平得如紙。

但他想歸想卻未付諸行動，反倒一邊往花朵濃密處一摘，一手四、五朵完整無損的桃花，一邊順著腳力的大小，將一枝枝的桃枝往下踩，讓那隻小兔子不用跳上

跳下。

事後他想了想，自己一定是中了邪術，平時在府裡連大哥、二哥都不太指使得動他，可是一見到那雙圓滾滾的大眼，他就像有根線牽著，不由自主的被人牽引，做出他不可能做的事。

「玄哥哥，你不愛說話是不是？」他只會瞪人。

「……」是妳太吵了。

真想把耳朵塞起來。

「沒關係，我說你聽，老人家說沉默是金，不多說話是對的，多說多錯，像我弟弟就是嘴上沒把門的，三句話中就有五句會把人氣死，見誰都想咬一口，那口臭牙磨得很利……」

「多了兩句。」她到底會不會數數。

一想到她的年紀，少年鐵青的臉色又恢復，幼女無知，沒學過算術，就算了吧！

「沒有多喔！玄哥哥，我弟弟連眼神都有話，他就是打到皮開肉綻也死性不改的皮猴子，我爹準備的棍子都不夠用……玄哥哥，那枝那枝，你踩下來一點，我採不到……」哇！滿滿的一籃，她採了好多。

若是每天都能採到這麼多的桃花，釀百罈桃花酒不是空話。

第三章 佳人有約？

多了一個幫忙的，桃花摘了一籃又一籃，整間禪房裡好幾口布袋都裝滿了，一人抵數人的少年手腳俐落，他根本沒有落地的從一棵桃樹飛到另一棵桃樹，靈活程度叫人望塵莫及，讓底下幾個小姑娘羨慕不已，也想有他的身手。

可比旁人多活了一世的宮清曉卻往深一層想去，她想往後的幾日若有他的「義風善行」，她摘起花就不用那麼費勁了，摘到的還能比設想中的桃花數量多上好幾倍。

她越想越歡喜，嘴上更是說個沒停。

「妳閉嘴。」沒見過比她更聒噪的小丫頭。

少年一喝，宮清曉真的一句話也不說了，安靜得令少年心生不安，他心想是不是把話說重了，傷了小姑娘的心？

他有些後悔語氣太衝，正想說兩句話來挽回一時之快，殊不知人家根本沒聽見他說了什麼，她突然一言不發是在思考，想著該用什麼方法拐騙……呃，是說服他多幫上兩日。

「玄哥哥，你上輩子一定是啞巴。」這輩子忘了怎麼說話，話少是缺乏練習，舌頭長繭。

「嘎？！」他霍地一噎，把道歉的話又吞下去。

「嗯！我肯定是對的，不會有錯。玄哥哥你不要太傷心，等你和我多相處幾日，我保證啞巴也能唸詩，你不必擔心話到用時方恨少。」宮清曉自說自話的以右手握拳擊左手手心，自我肯定。

「……多謝妳了。」他忽然覺得很無力，想笑笑不出來，這個能把人整到死的妖孽是打哪來的？

她瞇眼一笑，露出米粒大小的小牙。「不客氣，我的榮幸，老和尚說緣來自有天牽，不問因果，只求圓滿，我是聽不太懂，不過這是說我們有緣，你該是我的小哥哥。」

很陰險地，她在設陷阱，拐一個好用的幫工。

都叫哥哥了，妹妹有事，做哥哥的好意思不來幫把手嗎？

一提到老和尚，少年目光掃過那片桃花林。「圓一大師怎麼會同意妳採摘林子裡的桃花？據我所知，他一向不允許來來往往的香客任意採擷，花是用來看的，結果好佈施。」

桃花寺的桃花一結果，寺中的和尚便會摘下來，一籮筐一籮筐的往山下賣，賣桃所得會在城外搭棚子施米佈施，救濟窮苦人家。

一年一年皆如此，因此來此的遊客、信眾便一枝不折的任由花開花落，三月花季過後便等六月桃子成熟，不會有人特意打破這規矩，大家都知道桃花寺的桃花是用來行善的。

可今天卻有個膽大包天的小賊來破壞，她真是壞了佛家的善行，菩薩一怪罪下來，修個三生三世也彌補不了。

「我沒有全部摘光呀！還留了一些花兒在枝頭。其實不是花越多結果越多越好，而是要賣出好價錢，我這叫疏花，把多餘的花摘掉，桃子結少了分到的養分充足自然長得碩大，把大桃子賣入大戶人家，你說哪一邊賣的價高？」要會去計算，而非死板板的只用一種方式，量少則價高，物以稀為貴。

她說的是生意經，他聽得是一頭霧水，隔行如隔山，武將之子哪曉得桃子的大小決定價錢的高低，他只知道東西越多越好才賣得出銀子，一分貨才有一分價格。

「我是說妳是用什麼法子讓圓一大師點頭？」大師生性淡泊，他唯望人間處處有淨土，蓮開滿庭香。

「我跟他打賭。」老和尚德高望重，說出的話一言九鼎。

「打賭？」他微訝。

「我說了個謎語讓他猜，他猜中了算我輸，嘻嘻！老和尚沒猜著。」她腦子裡有本上下五千年的謎語大全，任老和尚再知天理，通鬼神，他也猜不到後世的燈謎。

「妳說了什麼謎語？」少年起了好勝之心，他不信以圓一大師通天的智慧會解不開一個小小謎語。

「天宮。」她笑著把桃花往髮上插。

「天宮？」他一怔。

「對一海外地名，不在本朝喔！在海的另一邊。」小胖手朝蔚藍天際畫了個大圈，表示很遠很遠的地方，要坐船才到得了，沒有出過海的人是不曉得那大城在何處。其實只要是腦筋轉得快的現代人用心一想，不難猜出所指為何，那地方很有名，到處是廟宇和古蹟，還有牛排也出名。

「妳去過？」少年心有疑惑。

去過，不只一次，旅遊兼觀光。「當然……沒去過，玄哥哥，我才五歲耶！我連最近的城鎮都沒去過，哪有可能坐大船。我們家以前有艘大畫舫，但祖母只讓大

伯、二伯、四叔、五叔家的哥哥姊姊上去，我和哥哥弟弟們只能站在岸邊看。」祖母說船太小坐不了太多人，但事實上是將三房排擠在外，丫頭、嬤嬤、婆子、小廝都擠上二、三十人了，主子還不如奴才，只能望船興嘆。

那時她才兩歲吧！看到爹娘落寞的苦笑，她心裡很難過，有點鼻酸，小老婆生的孩子總低人一等，正室容不下，在親爹面前沒地位，如無根的浮萍似，順水漂向北東西南。

如果有能力，她不想再看他們無奈折腰的模樣，錢是腰桿子，有銀子就能挺直腰，現在在京城的宮府很風光，可十年、二十年後呢？還能一樣的意氣風發、高高在上嗎？

宮清曉想改善自家目前的狀況，她想讓三房成為五個房頭中最有錢的一房，到時誰還敢小看三房。

而賣酒是第一步，賺頭最大，她要先把基礎打起來，等酒坊的名聲做出來，五、六年後再推出絕無僅有的蒸餾酒，其酒精濃度未飲先醉，僅此一家，別家買不到。

「妳爹不是令祖母親生的？」哪有五個孩子不平等對待。

「我爹是庶子。」一個「庶」字剝奪了他的鵬程萬里。

少年了然的一領首。「謎底是什麼？」

她咧嘴一笑，晶亮的眸子閃著星光。「我說了你也不曉得，哪天有機會遇到海上來的人你再請教吧！」

來自倭國的人。

「臭丫頭，妳吊我胃口。」可惡，居然被歲數只有他一半的小姑娘給唬了，少年微惱。

「玄哥哥，花呀！快摘，等我釀好了桃花酒再送你幾罇，桃花寺裡桃花開，桃花開了有神仙，摘了桃花釀酒喝，神仙喝了笑呵呵……玄哥哥，喝了我的桃花酒就能做神仙。」她隨口一編，朗朗上口。

他咕噥著橫睇她一眼，等桃花酒熟成了，他人也回到京城了，哪還喝得到酒？

玄子鐵來自京城的將軍府，他上有兩個兄長皆投身軍旅，十來歲的年紀便在陣前殺敵，捍衛邊城，玄家小將揚威沙場，為朝廷、為百姓立下不世功績，一門忠烈保家衛國奮不顧身。

玄父是長房，底下還有兩個同胞兄弟，一母所出，為保有玄家血脈，只一房出戰，另兩房則傳衍後代，以免香火斷嗣，必要時這兩房的男丁得披甲上陣，統領玄家軍。

上了戰場難免有傷亡，誰能保證長命百歲，留有後路是不得不，沒有人願意滅族絕後，死後連個捧盆的人也沒有。

因為父兄皆在前線，身為公子的玄子鐵便能如一般世家子弟般無憂無慮的成長，他習武也習文，文武兼修，和每一個武將家的孩子一樣喜歡兵書，舞刀弄槍地練出一身好本事。

但是玄父並不希望他走向自己的老路子，邊關太苦了，苦不堪言，夏天炎熱，冬天酷寒，糧餉常短缺，不時來叩關的蠻子搶糧、搶銀還搶女人。

「鐵哥兒，你又要出去？」略帶蒼老的聲音一起。

長相俊美的玄子鐵神似素有江南第一美女美稱的母親，他眉眼如畫，俊朗秀逸，一身鮮豔的紅襯托出他的非凡氣度。

翩翩一少年。

「姥姥，我和人約好了，一會兒就走。」玄子鐵神色有幾分不自在，墨色的瞳眸裡閃過一絲扭怩。

「怎麼才來幾天就老是往外跑，你不是來陪姥姥的嗎？姥姥一睜眼就沒瞧見你的身影。」老人家疼外孫，免不了有幾句埋怨。

南陽寧家，玄子鐵的外祖家，以鹽商起家，如今是皇商，專供應朝廷所需的鹽和布料，富甲江南一方。

「姥姥，我也想多陪陪您，可是……呃，朋友有事，要我去幫忙幾天，等忙過這兩天，我天天讓您盯著看，從早到晚一刻也不離開。」他說不出口在忙什麼，面上赧然。

誰曉得他會栽在一個梳髮的小姑娘手中呢！那雙骨碌碌的眼兒瞅著他，白嫩如包子的小胖手拉著他衣襯不放，他就心軟了，狠不下心拒絕，不自覺說出一我明天再來。

原本他想當沒這一回事，睡一覺後便拋諸腦後，一個才五歲的小磨人精，沒必要信守承諾吧！說不定過了一夜她自個兒都忘了，小孩子的約定哪需要當真，不過是一場玩笑。

可是他眼睛一睜開，第一個想到的是桃花林中那個小小的、白白的兔兒丫頭立在桃花樹下，仰著頭看向滿樹的桃花，眼眸好似放在湖中的寶石，熠熠發光。

他過不去自己良心那一關，和人約好了就不該反悔，不論對方的年紀有多小，身為男子都不該背信棄約。

於是，他決定去了。

反正他昨天都耗了一天了，再忍耐也就兩天，當是武技上的鍛鍊，他拿桃花來練眼力。

「什麼朋友？」瞧他古古怪怪的，一回來就往屋子裡鑽，渾身是桃花香氣，一沾床便呼呼大睡，連晚膳也沒吃。

「……剛認識的朋友，您不熟。」玄子鐵不敢說出實情，眼神飄忽的帶三分心虛。他能說他的新朋友才五歲嗎？那肯定會被表哥大大取笑一番。

「嗯！去吧，別玩瘋了，要早點回府，男孩子就是愛玩，野牛似的，拴都拴不住。」寧老太君滿口唏噓，她倒希望女兒生個閨女，女娃兒貼心，不像這些猴崽子只想著玩。

玄子鐵是代替母親來探親，前些日子老人家身子不適，一度以為要不行了，寧府上下趕忙召集一干親眾來見老人家最後一面，大家都不希望留下遺憾，能見一面是一面。

在京城的寧氏收到信時也急了，收拾了行李便要往娘家趕，偏偏這時府裡出了點事走不開，她只好讓么兒走一趟，讓他代為在榻前盡孝，以全不孝女的母女之情。

誰知玄子鐵一到南陽地界時，老太君已度過危機，雖然身子還有點虛弱，但能吃得下半碗飯，精神一日比一日好，還能在院子裡逛上兩圈，一點也不符合病去如抽絲那句話，紅光滿面的臉色看不出病容。

「什麼朋友，是會佳人吧！你都到了知慕少艾的年紀了，姑母沒為你挑一門好姻緣？」一隻白皙的手搭上玄子鐵習武多年、微微發起的寬肩。

「寧澤文，你沒別的事好做了嗎？」譬如到書院好好用功，不要整天纏著他不放。十五歲少年抬起左手，往身側的表弟額頭拍去，玄子鐵機伶的一閃開，沒打著。

「無禮，叫表哥。」

閃什麼閃，他能一掌打死他不成，寧澤文有這年紀的少年心性，嘻皮笑臉地勾住他頸項。

「三表哥，你可不可以別纏我，我真的有事要做，不奉陪了。」玄子鐵脚步一滑，瞬間脫離出三步遠。

「不行，你不交代清楚休想我放你走，做人要有原則。」他端起表哥的架子，裝大，實則藏不住好玩心態。

「你的原則是吃喝玩樂，混吃等死。」文不成，武不就，就想跟舅父學做生意，當個滿身銅臭的商人。

「哎呀！別說中我的心事，我會難為情的。」他故作害羞，搖著繪有江南水景的摺扇裝文雅。

玄子鐵橫睇一眼，拍開搭肩的手。「哪邊涼快哪邊去，我今天沒心情應付你。」

「別這樣，小表弟，跟哥哥好好說說，兒郎長大了會思春……喝！你小心點，別真打壞了我的花容月貌。」噴！真動手？脾氣真壞，小小兒郎也有自己的小祕密了。

寧家人的皮相都很不錯，寧澤文面白膚嫩，有著南方人慣有的秀致面容，俊俏風流。

「你能不能少做些無聊事。」一張嘴專說廢話。

寧澤文笑呵呵的湊上前。「跟緊你看你在做什麼便是正經事，沒把你看顧好怎對得起還在京裡的姑母？」

找著了名目拿雞毛當令箭，說得煞有其事。

其實他這話是多餘的，武將家的孩子從小就訓練出堅毅的性情，他們比同年齡的孩子早知道何謂責任和擔當，寧氏根本不擔心兒子會出事，對自己養大的孩子十分放心。

不然她怎敢放他一人獨行呢？從京城到南陽可是有千里遠，快馬加鞭也要十餘日才到得了，沿途的凶險不言而喻，山賊、盜匪無所不在，磨刀霍霍的等著打劫過往商旅。

玄子鐵一路南下也遇到兩撥匪徒，但都被他打跑了，因為人數並不多，他尚有餘力應對，但若是來者甚眾，怕他也是難敵眾手。

寧澤文的笑臉讓他忽然心生厭煩，他想起另一張圓潤小臉。「你真要當跟屁蟲？」

「什麼跟屁蟲，真難聽，表哥我是為人坦蕩，專為保護你的貞操而來。」他笑著

揶揄，故作風趣。

玄子鐵嗤哼一聲，眼露不屑。「好，是你要跟，可沒後悔的餘地，待會兒我做什麼你就做什麼。」

寧澤文心口一跳，表弟的神情讓他很不安，可是為了那止不住的好奇心，他還是腆著臉硬跟。

三月裡，風光明媚，滿地的花千嬌百豔，有紫，有白，有紅，有黃……奼紫嫣紅，美不勝收。

桃花寺的桃花照樣開得明豔，花到正盛期豔麗無雙，滿山翻紅，彷彿置身在夢境。

「等等，這就是和你佳人有約的佳人？！」睜大眼的寧澤文失聲驚呼，錯愕的神色有如吞了十盤死蒼蠅。

「我什麼時候說過和佳人有約。」全是他自個兒臆測。

「可……可她也未免太小了，你那是什麼眼光呀！居然好這一口……」驚嚇之餘他是大感失望，不敢相信小表弟惡劣至此，這麼稚嫩的小花兒也能摧殘下手。

「不想少掉幾顆牙就少說兩句，她叫小小，是圓一大師的小友。」看著咚咚咚跑過來的小身影，玄子鐵覺得他的頭好痛，那十幾只編籃是什麼意思，想累死他嗎？寧澤文一愣，目露訝異。「你在開我玩笑是不是？」

「我親眼看見她直接走進圓一大師的禪房，連門也不敲，門口的小僧擋都不擋一下。」

她一進去後，不久便傳出圓一大師有如沉鐘的笑聲。

除了講經日，圓一大師不見任何信眾，即便是京裡的王爺親臨，他也只命僧眾準備齋食招待，自個兒從不露面，更不會私下接見權貴，達官貴人，出家人只知佛祖，不問紅塵。

但是這個小姑娘讓他破例了。

「她是什麼妖鬼作祟呀！怎麼能令圓一大師另眼相待？」大師的雙眼被佛香熏迷了眼嗎？怎麼也有眼瞎的時候。

「你才是妖鬼。」那個小磨人精幾時像妖了。

誰也沒料到在多年之後，「妖鬼」兩字竟創造了一代名將，他人如惡鬼，橫刀一掃遍地血流成河，妖瞳一瞪死傷無數，無一生還，斬敵如切瓜，令敵人聞風喪膽，退避三舍。

「玄哥哥，你來了呀！你人真好，還帶了幫手。」咯咯咯……她的酒罇子又要增加了。

「幫手？」寧澤文有不好的預感，忽然想打退堂鼓，他覺得這天色不是那麼美妙，快下雨了……吧？！

「別想走，我被她煩了一天，你也該試試那種滋味。」玄子鐵一把勾住意圖開溜的錦衣少年，讓他為他的好奇心付出代價。

「為什麼我有大難臨頭的感覺？」小姑娘的眼神好……好熱情，他的心如擂鼓一般，咚咚作響。

「這位大哥哥，我們不是同林鳥，大難來時不用各自飛。」她只會推他去擋刀，

人溺你去救，她在岸上搖旗吶喊。

有如進入賊窟的寧澤文心情惶惶，以手肘頂一頂身側的表弟問：「她要讓我們幹什麼？」

「摘花。」玄子鐵語氣無起伏，平靜得不起風浪。

「摘花？」他怔了一下，有些轉不過來。

原來是幫小姑娘摘花啊！舉手之勞，他樂於效勞。

「是能摘多少就摘多少，你看得到的桃花在三天內都屬於她，摘到日落前。」他勾起唇道。

「什……什麼，這一片桃花林？！」他嘴角一抽，笑意凝結成愕然，那面上的恐慌令人發噱。

桃花寺四周種滿上萬株桃花，圓一大師把後山較少人走動的這一塊撥給宮清曉，雖然不如前寺的桃樹多，但花開濃密，幾千株矗立在林子裡，真要摘也摘不完。

「大哥哥、小哥哥，你們用早膳了沒？今兒正好我娘煎了幾個蔥油餅子，香酥脆口，你們拿去吃。」讓牛耕田也要先讓牠吃飽，才有力氣幹活，人亦如此，所謂吃人嘴軟嘛。

「妳拿幾張烤餅子就想打發人？」她也太折騰人了，幾片餅子等同於工錢，請了兩個廉價雇工。

宮清曉笑得嬌憨可人的將籃子往他手裡一塞，抹上甜醬的餅子捲了三捲放到他嘴邊。「很好吃喔！保證你沒吃過。」

「妳很喜歡說『保證』這兩個字。」誰能保證她話無虛言？

長長的羽睫如蝶翼，她笑容可掬地眨了眨。「因為很好用呀！玄哥哥，你要信我嘛！小小不騙人。」

只會坑人，他在心裡回答。

都送到嘴邊的餅子能不吃嗎？淡淡的油香味撲鼻而來，微帶青蔥的辛嗆，口中生津的玄子鐵忍不住大口一咬，入口的鹹香和酥脆令他大為意外，口感好得叫人一口接一口。

見小表弟吃了，不吃「粗食」的寧澤文勉為其難的撕了一小片塞入嘴裡，他原本想嚼兩下就囫圇吞下，但沒想到越嚼越香，滿嘴的青蔥和餅皮的香氣，好吃到難以置信。

這只是一塊煎餅嗎？

腦筋動得快已想到無限商機，用蔥油餅子開間煎餅鋪子，旁邊擺上豆漿、豆腐腦，平民百姓的一餐就解決了。

只是當他看到手中的籃子時，那眉頭是皺起的，還打了好幾個死結，滿樹的桃花紅，他可不可以不摘呀？

他採的花兒是人不是花。

「娘，妳看到對面的山了嗎？」鬱鬱蔥蔥，終年雲霧繚繞，潮濕多雨，斜坡地形闢成梯形易於上下。

「很高的山。」不解其意的溫氏看著女兒，溫婉地淺淺一笑。

「娘，等我把釀好的桃花酒賣出去後，我就把那座山買下來，然後種上茶樹。」酒、茶葉，綢緞，是三大賺錢行業，也是她能力所及。

一聽女兒的宏偉志向，不打擊她的溫氏笑著附和。「好，買下來當妳的陪嫁，我們小小也有十里紅妝。」

「娘，我是說真的，我們要當宮府最有錢的人，讓祖母和其他房的人不再看輕三房。」她用銀子砸人。

她爹也是姓宮，為什麼大伯、二伯、四叔、五叔才像一家人，而他只能坐在遠遠的角落，無法融入？

聞言，溫氏鼻頭微微發酸。「小小，做人要知足，不要和人比這比那的，咱們一家人能和樂平順在一起就好。」

「可是要不是祖母從中阻攔，也不會斷了爹的青雲之路。」他原本該有扶搖直上的仕途。

她訝然，「妳……妳怎麼知道？」

宮清曉抿嘴不語。

她怎麼知道？

宮清曉不能回答，因為她在娘胎裡就有另一世的記憶，不同於一般嗷嗷待哺的孩子，她年幼的是年紀而非智慧。

當她還在襁褓中時，她便知曉壞心祖母的種種惡行，她爹從小就勤勉克己的苦讀，因為他比誰都清楚庶子的出路只能靠自己，嫡母不會為他鋪路，他要為自己設想。

於是他十二歲考過童生，十四歲中秀才，十八歲成為舉人老爺，雖不是案首，但和解元只差一步，他是第二名，就等著隔年春闈進京趕考，以他的才華不難金榜題名。

可是那一年她爹摔斷了腳，俗話說傷筋動骨一百天，他沒辦法上京，只能眼睜睜地錯過考期。

三年後再考，同樣的情形又發生，他上吐下瀉，拉到脫形，人如枯槁，走都走不動如何入京？

這一次又是一場空。

到了第三回，宮老太婆開門見山的直言，要他別奢望，她不讓庶子比嫡出的出彩，要嘛她打斷他的腿，否則停了他的月銀，讓三房從此喝西北風，看他拿什麼去考。原本只是懷疑，一旦證實了，宮書謹只能苦笑，有了嫡母的阻撓，他再努力也無用，妻小是他的命，他不能讓他們跟著受苦。

溫氏沒再多追問，只當是自己和丈夫平時說的話被女兒聽了幾耳朵去，她也想不到，女兒說要買下山頭的童言稚語終有一天成了真。